



冯牧文集

7

云南手记卷 I

我喜欢读散文，也热爱写散文，
每拿起笔来，总觉得自己仿佛不得不
去把散文写进自己的“第二产业”。
我也认为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的文学
形式。我的散文主要是记录了自己
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路程的足迹。有
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说过我的一些
关于云南的散文：“其笔之所至，多为
人所未经之地；其笔之所及，自亦为
人所未状之景。幅之画页，缀成画卷。
色彩或浓亮、或淡雅，但却洋溢着对
祖国山川、兄弟民族、边防战士的挚
爱之情。”其言不无溢美，却比较确切
地表达了我的追求。

冯牧文集

云南手记卷 I

解放军出版社





一九五五年于云南昆明

第七卷说明

“云南手记”是这部文集中特殊的一部分。作者五十年代曾在云南长期工作，后又多次入滇，视为又一故乡，并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采访手记。作者有关云南的大量散文，概出自这些手记的素材。而更多的、从未发表的内容则异常丰富，举凡社会历史、人文沿革、民族状况、山川名胜、自然景观，无不详尽描述，且不假文饰，笔调亲切本色，保持着原初的真实面貌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品位和文献史料价值。特别是当年未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举世无双的自然风光，已成为作者笔下的遗迹和弥足珍贵的纪念了。

编辑中我们尽量保持原状，删节了其中涉及部队训练和内部情况以及时限性、资料性太强的部分，约存六十余万字，现分为两卷出版。

目 次

一九五一年八月——九月	1
一九五二年七月——八月	40
一九五四年三月——六月	109
一九六一年二月——四月	289
一九六二年一月	378

一九五一年八月一九日

访谈录

和平是怎样得来的？

英雄模范哭了：我们的光荣与幸福是用血换来的；剿匪，睡密林，不吃盐，赤足，露肉，无衣。

在边疆，一个连病了一百人，只有一人下山挑水。

青年团员被土匪杀了，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更多人的和平。

和平在哪里？和平在你手中，在笔上，在报上，在枪上，在车间。在一切善良人的心中。

英雄主义的光辉照彻了和平之路。

和平以英雄的形象站在我们面前，它鼓舞我们前进。

再也没有比人民解放军更懂得和平之可贵了。

英雄把献花的儿童抱起来，心里汹涌着和平的幸福之感。

周峰报告：跟着敌人屁股走是最倒霉的，吃的、喝的、住

的、向导都没有。

我们换上敌人衣服混进去了。

敌人反扑多次，我们子弹都打完了。后来就拼石头。我们二百三十多人，只剩下一百八十人了。后面兵力上不来。我们一撤，敌人跑了。我们又进，又追到敌人前面了。我们抢上山头，见敌人在下，我们分三路，敌人反而攻起我们来。

我们人少，就跟敌人，不打，迷惑他，直到有利地形才打。

敌师长派人来，叫我去谈。敌人可能是假的，很危险。我把文件、党证都交了。我们警戒线离敌人十里。我路上考虑，如果敌人拷问，我说什么；要杀时，我喊什么口号。更多的是想如何应付这些狡猾的家伙。

原带了五六个人，后来想，带那么多干什么，消灭不了敌人，只能多死几个。每过敌人警戒，见敌人吃饭，吃豆子，吃野菜，我就宣传：“为什么吃这么坏的饭？我们的饭，老百姓送到山上。”一到指挥所，敌人正枪毙三个民兵。敌师长两个钟头未见我，开会商讨。我就和敌兵攀起老乡来，把我们的形势、生活宣传了一番，敌人出来撵，一会儿又围拢了。

敌人先冠冕堂皇，“我们接到了信，想靠拢人民。”我接着就把胜利形势说了，揭发了敌人过澜沧江、到南峽（注：即勐遮）的企图，我说那里早被我截住了。又指出了敌人前途。敌人因到处烧杀，人民到处打他。我指出两个前途：①投靠人民；②跑。我今天消灭不了你，明天消灭你。

敌人不承认烧杀，只说这是因人民跑了，才不得已。我火了，指出他们造下了罪恶，这是反人民的本质决定的。

后来我又想，硬下去不好，个人是小事，对党有损失。我就以他的前途、士兵、一百多女人小孩来打动他。敌人提出了几个顾虑：①会不会当俘虏；②人民会不会污辱他。我说明，可以说

服人民宽大你，但我知道这是不能保证的。但对敌人狡猾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敌人又提出要起义名义。我告以时间已晚，不可能。但又告以可以请示。

他不送我走。经过六七里纵深阵地。送出时，在炮兵阵地，敌炮兵连长掏出了枪。我站住了，瞪着他，他又慢慢把枪放进去了。

下午，敌人全部投降了。

8月17日，河口南溪

李区长谈红头瑶族材料：新寨，十二家人，从北方一起进来。到处拉丁上租，后从文山搬到越南。法国人也拉兵，又搬回来，到边界梁子上，这里是既非中国又非越南的交界地。到时是荒凉小坡坡，现开荒，造房子。到第二年，地主黄保先来要租。荒地谷，地皮租，还要客鸡、客米。黄母埋在新寨，每年上坟要他们来南溪抬，还要米、肉、女人、洗脚水。呆不住了，到处逃，找不到安生。1936年，有一个李华甫，得气喘病三年。有一天，突然一步跳上墙，号召“打倒大汉族，打倒贪官污吏，打到江南去。”一个星期之中，四五百瑶人都来，情绪高，把房子、马卖掉，拿起了明火枪。他们提出不拿人民一针一线。打开了几个小寨子。打新店，说“汉人枪不会响”。后没打进去。说是敌人杀了一只狗，枪响了，打死两个瑶人。督办所集合了很多，在新店打了一仗。过去民族矛盾还很大。现在好了，“毛主席的人来了，不提了！”当年，他们在岔河街抓住李华甫。烧了新寨，鸡犬不留，一片焦土。李的头被拿到河口。人们上了山，用蕉叶盖房子。后来到新寨，也不把粮放在那里。我们走后，瑶族群众很隔膜，后经过诉苦，经过工作队的工作，现在这个村子最好，

有六个女子三个男子坚决要当工作队。有一个黄大妹的妈，天不亮就敲区长门，“叫大妹跟你们去，她的小孩子你们不要管。现在我们当家了，不学习当不了主人。”

边纵游击队来后，当地人说：“过去望共产党，眼都望穿了，今天来了！”

8月19日，从南溪到大南溪

在雾雨中行进五十里，沿路皆深山老林。所谓大路也只是在茂草林箐中的一条蜿蜒小路。雨季使道路有时泥泞过蹊，有时淹没了道路。泉水从山顶、山腰向四面流溢，有时汇成大溪，有时成细流从山中林丛中钻出来。小路上都被马蹄印成一个个小坑。多种热带树林和茅草盖满了山头，有时把小路上面交叉成不见天日的顶盖。老林里是潮湿的，空气和润而郁湿。竹林高插天空，有的高五六丈，几百根交叉在一起，折裂下来的常噼啪作响。走在路上要用手拨开茅草和矮树枝。蚂蟥在路边抬头等待。到处是腐叶和烂枝。南溪是一条汹涌的小河。我们顺河而行，有时上山，有时下到河边，河水常淹没小径。路边水果树很多，柚子把枝干压至地上，芭蕉是人字形生在山凹，洋桃开紫色花，广柑垂在河面上。五十里不见人烟，只有在一个小岔道有几个瑶族女民兵在放哨。一路不见田亩。

早上渡过大河，船只两边很光，在河中像箭一般穿行。随后即上山。当穿行在林阴下的小溪时，非常阴凉，但一走上小径，又闷热如笼。黄昏，走错了路，看见村子过不了河，又返回，在昏黑中摸索而行。八时才到大南溪——一个十一户的小村。居民都是依青。

8月21日

昨日大南溪休息一天，等候前方来信。部队就在正南二十里处一个村子。十五里外即是中越界碑。但至夜不见回信。

房主人是个女瑶人，是个军属，叫王桂英。她兄弟参加了公安部队，给她来信。她把信珍重地藏起来，时常出示于人。她父母都是越南人。她叫“小朝”。她嫁在中国，丈夫一周前死了，但她仍然十分乐观，只是有时默默地抽着用竹子刮成的烟丝。屋前后种了番石榴、洋桃。她养的牛，一听见鼓声就跑到一边颤抖起来。

夜晚，许多老乡从几里外打着火把来“听唱戏”，说“我们一辈子也没有看过戏！”给他们唱歌，不满足，一定要穿花衣服。他们自己也唱了歌，许多歌连王桂英也会唱。她用越南的鼻音哼着小调，也哼着“东方红”，并且唱得很准确。

8月22日

从大南溪到边界上的新店共约六十里。二十里到岔河是很好走的平路，只是天气闷热，汗水像泉水一样向外冒。岔河旁临小河分岔处，只有十来间草房，居民是瑶族和土佬。这里到处是柚子，有的像西瓜一样大，把枝条压得下垂。此后是四十里山路，一路缓缓而上，有的路被修过了，原来高可没人的茅草被砍掉了三四尺，就觉得好像和公路一样宽。路上稻田渐多，芭蕉田也渐多。

新店在山顶，背靠边界，一条山梁分开中越边境。——二团派一个连长代保玉带一个排来接。战士们是瘦弱的，但是十分热情。沿边界均有小哨棚。连长说，新店是个很好的村子。在土匪猖獗时，不少边界村子的老百姓不是跑了，便是向土匪屈服，这个村子由村长带领一批民兵坚守在这里。当土匪占领了边界的山梁，眼看就突进村子时，他带人反冲上去，保住了边疆。

夜间和战士们开联欢会。老百姓们惊奇地看着。这村庄里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愉快的歌声。

住在楼上。老百姓非常好。一个老大妈连夜烧水。女同志向她借锥子，她马上体贴地把剪子也拿来。指挥所在董仲坡，离此十五里。

下午二时，翻越山界，到董仲坡。常政委的指挥所住在这里。

常政委说：这一带以周光禄、杨国华为首，过去是化龙土司，州官。苗族占百分之八十，次为依青。他们有三十年统治，群众中有社会基础。杨国华是蒋匪残余。还有一个项朝龙，以前与法帝有联络。杨、项等都在河内受过训。项有一电台，他空降下来，物色到周光禄，接了头。法国通过残匪，和周直接联络上了，给他空降电台、技术人员、特务。去年三月，杨空投降落下来，成了周的参谋长。然后占据化龙、勐康。原企图打下后和金平国外残余形成钳形形势，切断河口与老街，积极侵犯我国境。我曾俘虏敌委任的河口县马关县长。这一时期敌特点：军事上法帝指示采取游击活动，对大军隐蔽，小军顽抗消灭。我来前，群众已武装，十五家一小队，以上为中、大队，十五至三十五岁者每人一枪。一村十二条步枪，一机枪，一山炮，二手提式冲锋枪，十到三十箱子弹，一百多地雷。周手下有四哨官，每人带百多人，为骨干。共六百多骨干，依靠社会基础，走到一地，均与当地结合。法帝调他去河内他不去，是地头蛇。战术上，以地雷和匪众为前哨，主力为机动。每个大小山都守，正面很少，前哨伸得很远，两边为主力。我开始来，他们奏效即为此。一开始，前哨匪众一打，他有准备，然后是地雷。化龙东北新调，一村有一百六十颗地雷。其次是依靠森林，在出口组织火力。你围住他了，他就化装，把枪埋起来。我们怕“匪民不分”，一看，都是

老百姓。敌都有两套衣、假头发。周曾在化龙化装女人逃跑。在政治上，主要利用民族隔阂，宣传大苗族主义。“团结依青，为苗族而斗争。”“飞机是苗家的，天下是苗家的，为苗家独立。”“杀越人给盐巴，杀土人给田种，杀华人给钱花！”其次是钻越盟某些缺点扩大宣传，宣传它政策不好。越军到处可以杀猪、鸡，吃粮，写条子算账。对土匪政策也不大好。黄土皮有一小队越军被匪打，后越军来，把村子烧了。群众往往诉苦。匪即钻这一空子，还有造谣，欺骗，宣传美帝打下了朝鲜，蒋占了大陆，只剩马关，法军快来了，我们一兵一卒要斗争到底。还用小恩小惠收买。不收粮，完全由法供给。提出反征收公粮增产节约。把降落伞、鱼、米分给老百姓一些。说跟他周光禄有前途。法费了不少力支持他。一切都供给，共空投下来约机枪四五十挺，二十多门六〇炮，步枪、手提式冲锋枪一千多条，地雷一千多个。每三天空投一次。战斗时天天来。轰炸机每天有三至六架。

敌人弱点：是反人民的，骗人民的一套办法是暂时的，我政攻（注：政治攻势）开始即会改变。政攻半月，群众已大半回来。我们收回来的，都是七死八活的。一营收回的每天死一个。有的从山中搜出来，一吃饭就撑死了。大家以此为实际教育，人民了解受了周的危害，逐渐倾向我们。一一三团在化龙一连割了三天包谷，老百姓就来指明搜索匪徒的方向。有人自动交枪，有人报信，但不叫表扬他。一面感到我好，一面又怕周回来。土匪在山上开始吃包谷，包谷收了，他们就吃芭蕉心。现在后头寨老百姓已有给我送菜者。百分之八十缴获均为政攻的效果。化龙、后头寨、大亚沟、龙心坪，是周的老巢。他活动一离此即无办法，只要控制了这四地区，他即没办法。我现采取控制这四地区的办法。再，他依靠空军，困难也多，每次空投五六十包，一二十包，我采取办法是打飞机，使不能全降，现已全不能降落。有一

次落了二十多包，一一三团得了十五包，公安团得了七八包。敌主要是狡猾，我打一山头，一个混合班就解决问题，一冲就跑。他们生活分三等。后来只有周可以吃得上鱼，下面吃不上了。他退时，把群众抢了，产生不满。现周带十七八人，两挺机枪，躲在山中打摆子。化龙出来时五百多，一天天少。大亚沟、后头寨、殿堂等地一打，只剩几个人了，电台也寄藏了，骨干也分离了。一一四团争取了一个哨官。另外打死了两个。他丈人、母、大小老婆都俘虏了。叫他母去争取，她喝大烟自杀了（父亲过去劝，被周打死了）。这一段，我们从六月二十日开始打响。共两月多，打死、伤、争取匪徒一千零四十六人，得重机一、轻机二十二，六〇炮七门，五一炮二门，步枪七百多，子弹二十二万四千多发，炮弹一千零三十二发，地雷一千三百二十四个，降落伞五百二十三个，马、牛一百三十三匹。估计敌人武器已搞掉三分之二。在大亚沟，一个洞中有死尸一百多。敌现在已崩溃，隐蔽逃窜。刚来时，群众逃跑一空，吃饭、向导均无。我只有从越盟（注：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游击队）来些消息，再是边打边探听。打时，老百姓给敌送饭。大亚沟打垮敌人后，老百姓才慢慢回来，现已回到百分之八十，只有些小匪首、村民、伍长未回。现群众已逐渐倾向我们，一部分帮助我们。

部队锻炼很大，发扬了艰苦作风。二十日到现在，开展政攻两星期。此外，每天在跑、打。一一三团有一个营政攻较长，其他相似。来后每天下雨，有时三次，衣服从未干过，不是雨就是汗，衣服成了油布。行李均在后面，只有一身衣服，在山上搭草棚，盖芭蕉叶。平均每人病一至三次。开始，没有油盐菜，吃包谷。病是疟疾和痢疾。即使这样，执行政策还是很好，没有要南瓜辣椒的，柴用盐换。受伤不下及未好又来的，很多。部队战备

思想加强了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加强了。和一四八团一起战斗，老街省委送米、猪。我们送他们纸烟。我们一机枪连配合，他们营长亲自看我病号、做饭。给大家感动很大，感到是一家。他们的彩号我们抬下来治疗。

出来不久，后方打通了，送米送菜。河口文工团来慰问，一直到战壕，大家很感动。有人到国内，吃了两个鸡蛋，说“过了两天共产主义生活”、“祖国的空气也是香的”。

这一次对升级（注：指云南边纵游击队编入野战军部队为升级）战士教育很大，一出来，走六十里才休息一下，“真厉害！”

这一段的缺点：一、部署变化快而多，和前边实际结合差。张口太大，第一炮不突然，不痛。二、建制多，没有统一指挥，协同动作差。使很长时间未把敌气焰打下。有的部队过分考虑自己“吃亏”问题，执行不坚决。三、战术上，因军事人员都不在，老一套未变，未能针对敌特点采取对策，正面猛打多，迂回少。四、思想上轻敌，因此准备不足。

部队思想情况：原动员学文化，后要增加部队，才叫我们去。准备仓促，到蒙自接受任务，沿路开党支部会及团会进行教育。对越境作战保卫边疆认识还好。过境时主要动员保卫边疆，消灭土匪。沿途下决心订计划，歌声不断。但由于领导上认识不足，对长期追剿思想不足，对敌狡猾认识不足，再碰上顽抗及地雷，引起些波动。后请越盟在阵地上教识别地雷，带大家取地雷。开始可以取，但不易发现，尤在冲锋时不易发现。后部队进行具体研究，发现水里、泥里、草里都有地雷，有的是拉的，有的是踩的，现在已大体解决。冲锋问题，开始用老办法，竹竿钩，后用剪子，光腿前进，一碰就剪。以后，情绪有好转。

新战士不愿走，装病，哭，还有的公开违抗命令。老战士主要感到新兵不行，把人带不上去。此次老的、干部伤亡多，就是上不去自己上去。有的提出“干脆不要他们，放到后面”。经过检查思想，深谈如何带领新战士才逐渐好转。干部中，除个别右倾外，大都积极负责，顽强，带病战斗很多。对右倾表现者已进行了批评，研究了处分。

一营教导员谈：

一连理发员郑时金，团员，廉江战斗解放的，一直表现很好，在炊事班。这一次，特别艰苦，来时向四排及首长提出这次争取入党。行军中理发很耐心，不像别人，对干部、战士都很细心，大家都满意。工作很主动，按时，同时顶一个炊事员，走路挑锅，鼓励大家情绪，团结了全班。一住下，就首先到山上砍柴，自己去背水。行军还要背工具。司务长病了，连里分发东西他也搞起来，算账，很细致，又成了事务员。这一次搞了土匪几匹马，没人管，他又自动当起了马夫，自动割草，饮马，“走起路来可以帮助病人！”又成为饲养员。在边疆大青口，民夫没有到，只有一些杂务人员，他又要求到前边抬担架。他又把全排组织起来，带到前面来，又成为担架员，夺取了山东背后大山阵地。爬沟过山爬老林，他都半夜做饭，背篓子向山上送饭，送完又在家捡柴。他提出同志们在山上淋雨，我们应当更辛苦些。他不断动员全班。在殿堂，排里政攻搞了些武器，他又展开了宣传，和一个老大妈搞得很好，影响她叫回了儿子，是个什长，又叫了十个人，交了十条枪。一个通信员江培信鞋坏了，他还有一双胶鞋，“你送信不能没有鞋！”他十分爱护公共财产，公家米、驮子，都很关心。营里号召大家都向他学习。他到五里外给前哨排送豆芽，又给人剃了头，才回去。“团员应再前进一步，成为

党员。”他是江西人。

一连代理排副郭培忠，在打勐康东面一里多双保洞，黑夜需要摸上山头，和敌人遭遇了，班长把敌机枪抓住了，枪响了，他三步上去一刺刀把敌人刺倒。班长才发出手提式冲锋枪的火力，打死四个敌人。在勐康东南考纳地区，叫他带两个人，送一二十匹马的弹药给二营。沟很深，黑夜，一下，土匪打了枪，牲口乱了，民夫乱了，他叫人集合人，三个人摸上制高点，把土匪打跑，保全了子弹。打后头寨的背后大山时，他请求最艰苦的任务，“要求恢复过去光荣称号”。山上几十个敌人，下午动员后，他一夜未睡，等待拂晓。天明，因地形限制，协同不好，未打响。他把全排情绪动员得很高。布置每一个哨时，都安排得很细致。

8月23日，董仲坡

典型的雨季：每天至少要下三场雨。苗家和依青的草房顶终日向下滴着黄水。董仲坡是个比较大的山庄，全是少数民族，东面和南边两个山头上是两个哨棚。这里的房子接近傣族，有楼板，有的用木板，有的用竹篾铺成。没有一片平地，山沟里全是密密的老林。

战士们是艰苦的。没有一个人穿着完整的衣服，肩上和背上满是补丁。天气很冷，衣服湿了，就只能披着被单在山头上放哨。不少战士的裤子因为时常插进泥塘中去，变成了裤衩，腿上脱了几层皮。

这里的东面山头打过三天。战士们向山上打时，几乎是四肢并进，把枪放在前面，然后匍匐着一步一步爬上去。一个排长失足掉下去，落在山涧中的山洞里，找不见了。从这面向对面山头望去，不过五百米，但从下面爬上去，要爬一两个钟头。